



云雀姑娘

湯汝雁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云雀姑娘

——女康拜因手刘 璞

湯汝雁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1958年·武汉

她是誰

过去通北农場有一个“小淘气、小不点、小北京”，她是誰？

是小刘瑛。

在国营友誼农場的開荒和收割大竞赛中，拖拉机手和康拜因手們都有一个劲儿——赶上她！赶上她！她是誰？

是女康拜因手刘瑛。

如果你問許多生活在“北大荒”的年輕姑娘：“你怎么会想到要做一个拖拉机手？”她們会异口同声地回答你：

因为刘瑛。

刘瑛十四岁时就离开了亲爱的故乡和媽媽，在“北大荒”生活了整整八年，度过了八个狂风大雪的冬天和蚊子小虫鑽进鼻孔去的季节。現在，她坐在一列从北京駛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車上。列車滿載着歌声、鮮花和青春，飛馳过祖国无比壯丽的錦綉山河和那沐浴在阳光中的城鎮乡村，飞向世界青年联欢节去了……

她以无限喜悅的心情，看着窗外絢爛的朝霞和盛滿露珠的田野。玫瑰色的晨曦，洒在她那紅潤的臉頰上；清涼的晨風，吹拂着她那飛卷着的黑色短髮；她是这样快樂，就象早上的太陽一樣。

在这欢乐而又漫长的旅途上，她是最活跃的一个：她走到哪里，哪里就有笑声；同伴们都爱听她讲故事，而她，总是以那双圆圆的眼睛，坦率地望着每一个人，向他们讲述着“北大荒”的故事……

种子和媽媽

八年前，刘瑛喜欢躺在床上睡懒觉。

“瑛！起来帮媽扫扫地，洗了臉，該上学去了，”每天早上媽媽給她打好洗臉水，总是习惯地这样叫她一声。

媽媽轉身走出房間，去給她做早点，她就对妹妹說：

“妹！拿笤帚扫扫地，扫完地該上学啦！”

她自己呢？仍然躺在被窝里东想西想，憧憬着她的未来：将来长大了做个音乐家吧，音乐家不坏；做个文学家吧，文学家也不坏；到文工团去做个演員吧，演員的生活挺潇洒的；还是到大学里去念書吧，当个大学生……她什么都喜欢，究竟做什么好呢？她自己也不知道。

偶然間，她看了一本安格林娜的“小人書”，不多，就那么薄薄的一本小人書，就决定了她未来的漫长生活道路。

正好，梁軍在北京剛剛开完会，刘瑛就到圖書館里把报道梁軍的报纸找出来看。梁軍——新中国的第一个女拖拉机手，她在“北大荒”冰天雪地的草原上，驾着拖拉机飞奔，她的事迹吸引着刘瑛。刘瑛想道：去做一个女拖拉机手吧！象安格林娜和梁軍那样，把荒地变为粮仓，把幸福的种子播在祖国广阔而又肥沃的土地上，生长出许许多多粮食来，讓全国的人民都吃不完，讓学校的同学们也不要再吃窩窩头加白

擎，那該多好啊！

在她那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一顆种子——去做一个女拖拉机手。

她的練習本上画滿了拖拉机，学校的黑板上出現了歪歪倒倒的拖拉机，她被拖拉机迷住了。

那时候，学校号召同學去西北参加建設，今天听到这个說：“再見！”明天又听到那个得意洋洋地說：“再見！”同學們都要到最遙远的地方去参加轟轟烈烈的建設，到最艰苦的环境里去鍛炼自己……刘瑛再也呆不住了，下了課，一个人偷偷地伏在桌上写道：

“……我是一个初中一年級的学生，想到你那里学开拖拉机。有多大苦，有多大困难，我也不怕，我有一颗火热的心，因为我是一个青年团员……讓我做你的助手，和你一块战斗在‘北大荒’草原上吧……”

这封信是写給齐齐哈尔省的梁軍的，地址写錯了。她等呀！盼呀！一天、两天、一个礼拜过去了，不見梁軍的回信。突然，梁軍的信来了，梁軍写道：

“……看到你热情的来信，你想学开拖拉机，我們非常欢迎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我們这里吃的是包米茬子碱盐水，住的是两条腿支起来的窩篷架子，晚上头顶星星听狼叫，夜里不小心，狼就鑽进来，凉风一吹，窩篷就給吹跑了……我們要的是能克服困难的人，不要胆小鬼……你要想来就赶快来吧！現在正是三月天，春播的好时候……”

苦？梁軍为什么不怕苦呢？“北大荒”的生活虽然很苦，可是比起紅軍爬雪山过草地来，那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刘瑛拿

着信，几跳几蹦跑回家去，一个多月来，背着媽媽和老师的秘密活动，现在可以公开了……

“媽媽！我要去学开拖拉机啦！”

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，使媽媽吃了一惊。不过，媽媽一想，这也沒啥，女儿向来就是这样，什么事情都是三天新鲜，现在一下子心血来潮，突然想学开拖拉机，說不定过了三天，她又会把这件事情忘記了呢！于是淡淡地問她：“去哪儿学呀？”

“‘北大荒’！”她解开領口，用信搵着她那燒得通紅的臉頰。

“什么‘北大荒’？”“齐齐哈尔省的‘北大荒’嘛。”她有些不耐煩了，怎么媽媽連“北大荒”也不知道呢！

媽媽接着說：“那多远哪！好好去念書，将来长大了，还是去当你的音乐家吧！”“不当了。”

“那就去当文学家吧，老师不是說你的作文挺好嗎？”

她撒嬌地眨了眨眼睛，說：“媽媽！我什么家都不当了，只想开着拖拉机去开荒。”

“你知道什么叫开荒？”“种地唄！”“种地！你知道小麦是什么样，韭菜又是什么样？”

刘瑛楞住了，回答不出来。爽性說：

“媽媽，不管你怎么說，怎么留我，我是决定要去了。苏联有女拖拉机手，中国也有女拖拉机手，別人能干的，我也能干。”

“別人多大，你多大？”

的确，她那时还只十四岁，长得又矮又瘦，站在桌子面

前，比桌子也高不了多少，还完全是个孩子呢！

刘瑛左說右說，媽媽都不讓她去。

她突然想到，去找找梅里果夫专家吧！媽媽最听他的話，只要他說苏联有小孩开拖拉机，嘿！那时候，媽媽也就沒話可說啦！

她按了按专家門前的电紐，梅里果夫专家亲自来開門，向她問好，还說了許多別的話，这时候她才想到，沒有翻譯怎么能和专家談話呢？平常到专家家里来玩，总是跟媽媽一块来的，媽媽是他的翻譯；现在又不能請媽媽来做翻譯，怎么办呢？

她用两只手比划着，嘴里学着拖拉机“轟隆轟隆”地叫，专家看着她，怎么也不明白她到底在說什么。轟隆轟隆的声音可多啦：推土机、压路机、工厂里的机器……都是这种声音，专家怎么能够明白呢！她到院子里，叫了一个小孩进来，两个人一前一后爬在地上，做出翻地的样子，嘴里仍然轟隆轟隆地叫着……

她們正在轟隆轟隆叫着的时候，媽媽来了……

“你看你的女儿又在淘气啦！”专家指着从地上站起来刘瑛对媽媽說。

媽媽看着她，真是哭笑不得，嘘了一口气，对专家說：

“你說說她吧，这几天她象发瘋一样，一心想去开拖拉机，还给东北写信什么的……”

专家这才明白了，和媽媽談了好半天。媽媽把几天以来东奔西跑打听到的情况对专家說了，什么人的睫毛上都結冰啦，又是什么在楼上吐一口痰，还没有落地就冻成冰啦；还

有那里沒有公路，沒有火車，走不回来怎么办啦……梅里果夫专家仔細地听着，最后他說：“我看應該說服的倒是你。一个生在城市、长在城市的孩子，應該到大自然里去看看，风是什么样，雪是什么样，讓她去吃点苦，不然就成了个宝贝孩子啦！”

媽媽想說什么，但是她躊躇了一下，沉默起来了。頓時四周非常寂靜，刘瑛几乎可以听到媽媽喘气的声音。她看着媽媽的神色，就趁热打鉄地对媽媽說：“媽媽，您以前要到苏联去学习，姥姥扯您的后腿，您沒有去成，現在姥姥都死了，您还埋怨她一辈子。媽媽不讓我去，将来我也要埋怨媽媽一辈子！”

她的話打动了媽媽的心，媽媽觉得这話有理；再一想，这个小丫头，看样子留也留不住了。只好同意她去。

媽媽的这一关算过去了，可是学校的老师不讓她去，老师说：“你那么点小孩去干什么，我們是动员高中的学生去参加工作，动员的又不是你。”

刘瑛回答說：“是我自愿去的，您沒有看見我上課尽画拖拉机嗎？”

“啊！黑板上画的汽車不象汽車，馬車不象馬車的拖拉机就是你画的？”老师曾經为不知道是哪个頑皮的学生乱画黑板而生气，現在这个頑皮的孩子站在他的面前。

不論老师怎样劝她，她都是說：“我一定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接受考驗。”老师沒有办法，只好鼓勵她說：“要經受住考驗，戴着紅花回来見毛主席！”并且給她找了一个同伴，她叫林革，她們是同班同学，林革也幻想着到草原上去生活，也

想当一个拖拉机手。

出发的日子到了，媽媽和同學們把她們送到火車站。

媽媽怕劉瑛在“北大荒”買不到東西，給她買了兩打襪子、六件襯衫、十塊手絹，蒸了一口袋糖三角和花卷，還給她捆了一個最大最大的行李，連草褥子都捆在裏面。因為行李太大，剛到火車站就散了。車長、列車員和旅客們都圍着她們，紛紛議論着：“這兩個小姑娘要去開拖拉機哩！”

月台上的電鈴響了，媽媽送她上火車，媽媽讓她抬起頭來，再看她一眼，媽媽看着她那張沒有經過任何風霜的孩子似的臉，現在要到冰天雪地的東北去了，不覺心痛起來，聲音哽噎地說：“你去了，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回來？”

劉瑛還象平常一樣，毫不在乎地說：“三年不回來，五年就回來。”

媽媽撫摸着她的臉頰，悄悄地在她耳邊說：“那里如果太苦，實在受不了，你就回來，沒有火車就坐大車……千萬別等凍壞了鼻子、凍掉了耳朵才回來……”

月台上的電鈴又響了，是最后分別的時候了，媽媽咬緊牙齒，不讓眼淚掉下來，微笑着說：

“別想媽媽，別想家……去吧！媽媽不想你……給媽媽來信……”

媽媽說到這兒，再也說不下去了，眼淚涌出眼眶，滾落在微笑着的臉上。她扭過頭去，不讓劉瑛看見，匆匆走下火車，用手絹捂着眼睛……

火車駛出北京車站，劉瑛遠遠地看見媽媽蹣跚着腳尖向她



招手……媽媽！再見了！媽媽！等着您的女兒戴着紅花回來見您吧！

火車越走越遠，媽媽，看不見了；北京，離得遠了；北京最後的一間房子，從窗口劃過；北京最後的一棵小樹，也在列車後面招手……再見了！北京！再見了！媽媽！別難過吧！劉瑛總有一天會高高興興地回來看你們的，你們等着她吧！

二十斤牛奶糖

撩起窗簾，看看東北廣闊的原野是什麼景色？啊！玻璃

窗上結着厚厚的霜花，窗外風雪滿天，白雪遍地，江河都沒有解凍，光禿禿的樹梢，在颯颯的寒風中搖擺着身姿。劉瑛伏在玻璃窗上，不禁打了一個寒顫。

三月中旬，北京的積雪早已溶化，溫暖的春風吹綠了柳梢枝頭，迎春正在盛開，北海碧綠的水面上，响着游艇的槳聲。

她們在火車上睡了一夜，僅僅那麼一夜，就儼然進入了另外一個天地。哎呀！這裡離北京不知道有多遠了啊！

她們趕快穿好衣裳，到別的車廂去看看，奇怪！怎麼昨夜坐得滿滿的人，今天早上都走光了？劉瑛心想，再往北去，不知道有多荒涼呢，人家大人們都很少到那些地方去，我們小孩去了，是不是會象那些在山海關修長城的人一樣，凍死了把骨頭埋在東北呢？要是那裡真象媽媽說的那樣困難，又怎麼回家呀？她越想越害怕，兩串眼淚滾流在腮上。林革不知道她為什麼哭了，只看見她的眼淚象兩道小泉水似的涌了出來。林革也哭了，兩個人愈哭愈傷心，眼淚都可以洗臉啦！

“哎喲！昨天晚上，上車的時候还挺英雄呢！怎麼睡了一宵就變成狗熊啦？”列車長跑來對她們說：“為什麼哭了？”

她們一聽車長說什麼英雄狗熊的，就一邊捏着拳頭擦那眼淚淋漓的眼睛，一邊說：“誰哭了？誰哭了？你才哭了呢！”

“對，對，是我哭了，”車長笑着說。

等她們擦乾眼淚，車長坐在她們身旁，輕輕地說：“是不是想家啦？要是想回去，我就趕快給你們買回頭票，送你們回去。”

“誰想回去？”劉瑛大聲地說。可是為什麼哭呢？總要想個

借口呀，她心里一急，想出来了。她說：“你不来看看我們，也不給我們換錢买东西吃，我們就……”

她把嘴一蹶，不好意思說下去了。

她們一哭，車上的旅客們都認識她們了，有的旅客問道：“小孩，上哪儿去呀？”“齊齊哈爾省。”“哪儿有什么齊齊哈爾省，只有齊齊哈爾市。”旅客們哈哈大笑。

其实这有什么好笑呢？人家本来就是第一次离开媽媽，第一次一个人走这样远的路嘛。

“上齊齊哈爾找誰呀？”有的旅客又問她們了。

“找梁軍。”

“梁軍不在齊齊哈爾，在萌芽鄉師，要買四平票，在四平換車。”

她們一听，对呀！要買四平的票，找車長換票去吧！

換了票回來，又聽到別的旅客說：“四平不对，直接買北安的票就行了。”

她們一听，对呀！要買北安的票，找車長換票去吧！

好心的旅客們都想幫助这两个远离家乡的小旅客，梁軍的名字人人都知道，可是梁軍究竟在哪儿，却很少有人說得清楚。

最后有一位旅客告訴她們一个确实的消息，說梁軍最近在哈爾濱馬家溝拖拉機手訓練班學習。她們最后決定，買哈爾濱的車票，這已經是第四次換票了。

好容易到了馬家溝。她們心想，現在好啦！過一會就可以看見梁軍，什麼事情都沒有了，可是誰知道，事情偏偏這樣不湊巧……

拖拉機手訓練班收發室的公務員粗聲粗氣地對她們說：
“梁軍剛走，上沈陽拍電影去了！”

她們一聽，渾身都涼了。噫呀！這可怎麼辦呢？在哈爾濱沒有一個親戚朋友，口袋里的錢也快完了，媽媽做的糖三角和花卷也不能吃多少日子……她們坐在收發室里，想呀！想呀！什麼辦法也想不出來，眼看着到十二點了，公務員一個人出去吃飯，剩下她們兩個人看收發室。

“嗨！我們一齊哭吧！”劉瑛建議說。

“哭不出來。”林革搖著頭說。

劉瑛用勁捏了林革一把，林革也用勁捏了劉瑛一把，兩個人大聲哭開了。

公務員聽見哭聲，急忙回來，並且答應她們進去報告一聲。

走到院子里，他對訓練班主任大聲嚷嚷：“從北京來了兩個小孩：一個又矮又胖，一個又矮又瘦；胖子戴個黑眼鏡，瘦子戴個大口罩，來找梁軍學開拖拉機……”

原來林革戴個黑眼鏡，那是她在北京特意準備好的，怕東北的白雪刺壞眼睛；劉瑛戴個大口罩，包起了半個臉，只露著眼睛，怕凍壞了鼻子。

訓練班主任把她們送到王崗機械農場管理處，接見她們的是一位女秘書。

她們一見女秘書就淘氣起來了，蹣著腳尖說：“你看我們長得多高，來學開拖拉機的。”

女秘書知道拖拉機手的工作很艱苦，怎麼能讓兩個小孩去呢？作為一個大姐，她喜歡她們有做拖拉機手的勇氣，可

是要真讓她們去做拖拉機手，她又心疼她們。

“你們幾歲？”她問道。

劉瑛剛要說十四歲，林革就用手撻撻她，原來她們事先約好，每人多報兩歲。劉瑛急忙改口說：“我十六，她十七。”
“你們見過拖拉機？”“見過。”“在哪兒？”“馬家溝。”

女秘書笑了笑，哄孩子似的說道：“你們看拖拉機有多大！那是大人開的，哪是你們小孩子開的？你們爬也爬不上去，爬上去了也下不來，要下來就要把胳膊腿摔斷了的……”

“梁軍也開拖拉機。”劉瑛說。

“梁軍——比你們的個子大多啦！”她把手高高舉在劉瑛頭上，十分誠懇地繼續說：“哈爾濱沒有拖拉機手學校，要有嘛，你們到那兒去學習就正合適了……依我看，你們既然來了，還是去上學吧，附近有個六中，挺好的，等你們長大了再去開拖拉機。”

“不去。”她們搖著頭說。

“不去也好，就留在這兒工作：一個當文書，一個做會計。”

“文書和會計開不開拖拉機？”

女秘書笑著搖搖頭，心想，真是兩個不懂事的孩子，文書和會計怎麼能開拖拉機？

女秘書似乎言盡詞窮了，但她還想說服這兩個孩子，劉瑛沒有等她開口，就悄悄地從背包里掏出一本書來，把它放在女秘書的面前。女秘書把這包著封皮的書打開，一眼就看到“安格林娜”四個字，下面有一行題詞：“愿我女劉瑛能向她學習。”女秘書看到這些，還有什麼話好說呢？

女秘書最後表示“考慮考慮”再給她們答復，這次談話就

这样結束了。

十天过去了，她們沒有得到答复。

可是在这十天当中，她們並沒有白白浪費过去。第三天，她們閑不住了，到拖拉机手訓練班去活动，她們想去求求拖拉机手，只要拖拉机手要她們，女秘書也就好說話了。

拖拉机手們陪着她們，逗她們玩，他們都长得又高又大，象些山峰似的把她們包圍在当中。

这个人眯細了眼睛說：“还开拖拉机，拖拉机开你們倒差不多！”

那个人拍着胸脯說：“拖拉机可难发动啦，我們三个大人才能搖得动，还要用一根大繩子拉着呢。”

又一个人学着她們坐在拖拉机上的样子，手舞足蹈地說：“你們坐在拖拉机上，小手搬不动操縱杆，小脚蹬不着离合器……”

这些話引得大家哈哈大笑，刘璞和林革知道大家是逗她們玩的，也不在意。等大家笑完以后，她們对一个拖拉机手說：“你要要我們吧！”拖拉机手摇摇头。

她們又对另一个拖拉机手說：“你要要我們吧！”拖拉机手又笑着摇摇头。

她們拉着拖拉机手的衣襟說：“你要要我們吧！”

拖拉机手为难地說：“要你們倒可以，你們哭着要回来怎么办？”

从此以后，她們每天都来和拖拉机手們玩，把糖三角带来給他們吃，把手绢分給大家用，她們和拖拉机手成了好朋友，从他們那里，她們知道了哪个农場学习条件好，哪个农

場女同志多……

梁軍那儿只有一台拖拉機，那里不能去。

有一个农場本来挺好的，可是她們看見那个农場的場长罵秘書，場长口里的吐沫星子都飛在秘書的臉上。她們想：这个地方是不能去的。

最后，全国农业劳动模范耿德對她們說：“走吧，給我們到通北农場去吧！那里的困难是挺多的，不要紧，我帮助你們。”

她們決定到通北农場。

女秘書把她們送到人事科，人事科科长是个三十多岁的女同志，她叫罗林。她看着她面前站着两个小姑娘，往事不由地涌上心头，回忆起她的少年时代，她以无比深厚的感情對她們說道：

“我跟着紅軍长征的时候，也是只有十四岁，那时候，走不动了，拉着別人的衣襟也要拉到陝甘宁，……我同意了，你們去吧！當你們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就想想紅軍长征时候的艰苦吧！……”

刘瑛和林革蹦出房門，高兴地大声叫着：“批准啦！批准啦！”

国营农場管理处的大哥哥們，用小吉普車把她們送到火車站。拖拉機手們也來給她們送行。有的人送她們一双鞋，有的人送她們一块手絹……国营农場管理处的大哥哥們對她們說：“十天以內，你們跑回来了，就輸給我們十斤牛奶糖，要是不跑回来，我們就輸二十斤牛奶糖給你們。”

亲爱的讀者們！牛奶糖究竟是誰吃到了，請看下文。

“小不点”的笑話

火車在通北農場的總場部停下來了。大片乳白色的房子旁邊停着許多拖拉機：有紅的；有綠的；有灰的；有藍的……各式各樣，漂亮極了！

劉瑛和林革忘記了自己的行李，匆匆跳下火車，直奔拖拉機跑去。一台、兩台、三台……幾十台拖拉機擺在她們面前，她們眼花了亂，爬上這台，跳下那台，坐在彈簧軟皮墊子上，顛一顛，閃一閃，叫着：“我開這個。”“我開這個。”每一台拖拉機都很好，到底開哪一台好呢，她們自己也拿不定主意了。

直到別人幫她們扛着行李，來叫她們去吃飯，她們才依依不捨地離開這些拖拉機。

在通往食堂的馬路上，她們看見三五成群的拖拉機手們，他們都穿着黑布棉襖，棉襖上浸透了柴油和機油，再粘上灰土，天長日久，衣服都磨亮了。劉瑛不知道，覺得挺奇怪，就說：“為什麼這裡的人都穿着緞子衣裳？”

拖拉機手們聽見了，以為是有意譏諷他們，挺不高興地說：“看這兩個小東西，挺大口气，還穿緞——子衣裳。”拖拉機手們學着她們的聲音，把緞子衣裳說得嫩聲嫩氣的。

吃完飯回到宿舍，女拖拉機手們已經下班。她們一個個長得又粗健又結實，臉晒得黑里透紅，她們也穿着“緞子”衣裳，臉上和手上有許多油泥。如果她們不說話，你還會把她們當成是男同志呢！她們正在用劉瑛和林革的臉盆手巾洗臉。劉瑛看見了，就說：“用你們自己的臉盆洗臉吧，我們在北京